

阿尔泰语系民族萨满教神话探微

蒙古族
音色
音

在信仰萨满教的诸民族中,各类神话往往和萨满教密切相关。萨满教是中国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神话传承的重要载体。甚至,离开了萨满教我们很难对北方民族的神话进行全面透彻的分析研究。根据萨满教神话所叙述的内容,我们可以把萨满教神话大体划分为天地开辟神话、自然崇拜神话等两大类型。下面分别探讨一下两大神话的内容和特征。

一、天地开辟神话

萨满教神话中大多数神话都涉及到关于宇宙天地的起源问题。这类起源神话的核心内容就是某某神灵开辟天地的历史和过程。如,裕固族神话《日月父》中说,天地刚分开时,世上只有月亮和太阳。它们是一对情人,也是我们的父母。他们有无数的牛羊,那就是我们能看见

的星星。天上的太阳创造了陆地后,日母月父赶着牛羊重新回到天上。我们看见的天上的彩虹,正是日母月父的牧鞭。《神珠》讲道:很久以前,天地间一片黑暗,天神把黄白两颗神珠扔到人间照明,后被一对夫妇拿到,男的拿到了黄珠,女的拿到了白珠。忽然把黄白两颗神珠连同这对夫妇一起变成了两个圆火珠,一个黄灿灿,一个白光亮,升到天空,一前一后地飞转。人们睁眼一看,地上什么东西都有了,从此人们把那白火团叫太阳,黄火团叫月亮。这类神话将日月星辰等自然物交织在一起进行解释,其中既有人格化的神,又有神格化的人,人神结合

反映了裕固族先民凭直觉观察世界、认识事物过程中物我不分的原始思想。^①

萨满教开辟神话中将天地的形成和分开等说成是由某种神灵创造的。日本学者中田千亩所编《蒙古神话》^②一书记载了这样一则神话:说宇宙最初天地不分,像一团浮动的云彩,混沌沌沌。过了许多年,宇宙开始出现明暗、清浊之分。轻清之物属阳上升为天;暗浊之物属阴,下沉为地。后来天上又以“七星天”为主出现了东方四十四天,西方五十五天,其中上天主宰一切。天神还巩固了浮动的大地,撒下了草木等。这则神话所讲的最初天地不分、混沌一团等情节,同其他许多民族的开辟神话相似,然而,它把天分为东方四十四天,西方五十五天,却反映了蒙古族萨满教的宇宙观。蒙古萨满教的天神观念认为天神共有99个,西方的55个天神是善神,东方44个天神是恶神,所以,善恶两大天神阵营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赵永铄先生在《蒙古族创世神话与萨满教九十九天说探新》^③一文中认为,这则神话的内容,除天地开辟形成是自然生成之外,其他人类万物的起源是九十九尊天神的共同创造,这与许多民族的卵生、抔土为人以及自然万物是由巨人、兽体各部变化而来的说法不大相同。所以这则神话不能归之于“自生体系”神话,应属“天神体系”神话。因为蒙古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形式是天神崇拜,他们认为形形色色的天神(腾格里)分别支配着自然与社会的各种现象,所以最后把人类和自然万物、人间的祸福吉凶均归于99腾格里。西方55善天神是为人世间除灾降魔、带来吉祥的灵体;东方44恶天神是专管天灾疫病的灵体。后者即使在天上被打败转到人间,还要兴妖作怪,于是人间又出现了人(神)与魔怪的斗争。这则神话虽然薰染了某种富有社会内部的色彩(如争领地),但主旨是表现人与自然斗争。口述者将天上人间看成一个统一体、把天地万物起源与征服和想象熔铸一炉。

在这则开辟神话中充分体现了蒙古萨满教的天神观和使天神伦理化的倾向。萨满教往往借助神话母题,以神话故事作为载体来形象地

表现萨满教的思想观念。所以,在北方民族,特别是阿尔泰语系少数民族的萨满教体系中都有解释天地分开、宇宙形成的神话。在满族萨满教神话中天地开辟神话基本上和人类起源神话及祖先历史神话融为一体了。如,珲春地区流传这样一则完整的创世神话:从前,天上地下都是水,像一片大海,人类在水中挣扎。这时一只小海豹救出一男一女,人类才得以绵延。天母派鹰神妈妈叼走了他俩女儿,哺育成为人类的第一个萨满,当鹰神妈妈不在的时候,一群刺猬妈妈遮盖了她,使免遭猛兽毒虫的伤害。被洪水吞没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变成了人身鱼首的“德立克”群体女神,把光明与幸福送到人间。后来,地又动了,到处是白色的冰,俊秀的“拉哈”女神看到天的脑袋上长出一个“其其旦”(小肉疣),里面住着太阳,就把它衔到嘴里,送到人间,她就变成了怪兽,叫“托亚拉哈”。她带来的光滋养了全部落,培育了子孙,他们健壮得像小鹿一样蹦蹦跳跳。^④

在这一则神话中将天地形成,人类起源以及萨满的由来等几个问题都结合在一起了。

二、自然崇拜神话

萨满教神话中自然崇拜神话占很大比重。这类神话不像从动态的角度解释天地形成的开辟神话那样辩证地解释事物,可是从静态的角度对自然万物进行超自然的形而上学的神秘解释。所以这类神话的思维特征是主要以混沌律为特征,整个神话结构中贯穿着萨满教的物人合一的互渗意识。萨满教自然崇拜神话中的主神往往既是自然力量的代表,又是社会力量的代表,在它身上体现着双重神格。以太阳崇拜为内容的太阳神话为例,赫哲的《射太阳》主要讲的是天上原有三个日头,使大地上的人类无法生活。有位莫日根走到海边,用弓箭射下二日,留下一日,至今闹天时,仍能看见被射下的二日,人称“日耳”。鄂伦春的《太阳传说》,讲原先天上有十二个太阳,像十二团火球,晒得人无法生活,这时,出来一位叫大公的英雄,他用松树和桦树做弓箭,射下十一个太阳,留下一个。

秦始皇修长城时,用竿子支住太阳,让人们多干活。有一男一女逃避进山里,成了最早的鄂伦春人。雷神砸断竿子,使太阳又重新升落。满族的一则太阳传说告诉人们:天上的十个太阳本是天神磨炼的十面火焰镜,被两位神女手里玩,照射大地,热得地上的鸟兽和人类无处躲藏。于是,有人砍来大树,做成弓箭,射下了其中的八面。这一壮举惊动了天神。天神赶来收回一面,将剩下一面交付两名神轮流热照。从此,人间万物才能生存。以上三则太阳神话比较,有四处不同:一是天上的日头数不同,分别为三、十二和十个。二是射日英雄的称呼不同,分别为“莫日根”、“大公”、“人”。三是所射的日头数不同,分别为二、十一和八个。四是结尾不同。赫哲神话结尾讲被射掉的两个日头还想飞起来,在闹天里能看见它们的影子,形成“日耳”。鄂伦春神话中秦始皇修长城,用竹竿支住太阳的情节,看来是后人加上去的,和射日头所处的原始时代不符,年代间隔甚远。满族神话结尾天神安排神女拿火焰镜轮流照射大地。以上三则神话无论是内容上还是想象和幻想,都呈现五光十色、丰富多样的特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通古斯—满语族上古社会的生活、历史进程及上古时期人民的精神面貌。^⑤

此外,蒙古族的《七老星》神话,满族的《北极星》神话,哈萨克族的《大地母亲》神话,柯尔克孜族的《日月两姐妹》神话等都属于自然崇拜神话。在萨满教的自然崇拜神话中自然崇拜神话的哲学基础就是天人合一、物我同在的前逻辑思维。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他的《原始思维》中所说:“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自身,又是其它什么东西。他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力量、能力、性质、作用。”^⑥

在萨满教的神灵体系中大多数自然神的形象都是通过萨满教神话中对自然界事物现象的人格化途径被创造出来的。人格化是将无生命的自然事物描绘成“有生命”的活生生的神灵的

重要手段。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关敬吾先生在《民俗学》一书中曾指出：“凭空想和幻觉，将类似的状况相互联系在一起以刺激民众的朴素思想，最终便变成人们所相信的现实。神话和传说，就是这样产生的。将无生命的东西看作有生命的，再与有生命的东西编入同一系列，于是产生了民间信仰”^⑦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神话和传说往往是民间信仰的没成文的口头经典。神话传说在所有民间信仰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萨满教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和民俗宗教，也不例外。萨满教自然神的形象主要是根据萨满教神话中所描绘的形象来塑造的。所以，离开了萨满教自然崇拜神话就无法研究萨满教的神灵体系，尤其是自然神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话和萨满教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二者互为表里的密切关系。正如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所说：“神话思想与宗教思想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它们二者都来源于人类生活的同一基本现象。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我们不可能确定一个标明神话终止或宗教开端的点。宗教在它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始终不可分解地与神话的成分相联系并且渗透了神话的内容。另一方面，神话甚至在其最原始最粗糙的形式中，也包含了一些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预示了较高较晚的宗教理想的主旨。神话从一开始起就是潜在的宗教。导致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阶段的绝不是思想的突然转折也绝不是感情的剧烈变化。”^⑧

和其他任何宗教一样，萨满教的观念和仪式中总是伴有神话故事。萨满教和神话是形影不离的伙伴，在萨满仪式以及神谕巫歌中都有神话要素存在。由于神话和萨满教紧密结合成混然一体，所以界线也很模糊，对二者无法做绝然的分离切割。在萨满教神话中，不仅包含着萨满教的各种思想观念，同时还蕴含着各种复杂的宗教心理和宗教感情。正如印度宗教人类学家雷格胡维尔·辛哈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宗教和文化》一书中所说：“神话是人们的生活、观念、愿望、退避和惊慌以及在完全混乱或疑惑下产生的敬畏感的真正代表。”^⑨

在萨满教神话中很少有半神半人或半人半兽的混合形象，而是有一种非凡能力的通灵人或完全被人格化的神灵的形象。也就是说，萨满教的神圣的抽象观念往往通过萨满教神话的世俗性的具体形象来表现出来。萨满教神话作为萨满教观念的重要载体有其独特的功能。它在传播和保存萨满教传统思想和古老习俗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可以把至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各种萨满教神话看作原始萨满教的“活化石”。通过对那些“活化石”的研究，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萨满教早期发展阶段的原型和本来的样子。正如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荣格所说：“神话是前意识的心理的最初显现，是对无意识心理事件的不自觉的陈述”^⑩。萨满教神话中所反映的萨满教观念和仪式传统，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历史上的原貌。因此可以说萨满教神话是开启萨满文化之谜的钥匙，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萨满文化的源头来进行探索。

注释：

- ① 钟进文：《裕固族神话》，见满都呼主编：《中国阿尔泰语系民族神话故事》，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 ② 引自满都呼主编：《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37页。
- ③ 赵永铤：《蒙古族创世神话与萨满教九十九天说探析》，见《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 ④ 张效民、杨连生主编：《满族知识读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 ⑤ 黄任远：《北方通古斯—满语族神话探析》，见《北方民族》1992年第4期。
- ⑥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76页。
- ⑦ [日]关敬吾：《民俗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7页。
- ⑧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 ⑨⑩ [印度]雷格胡维尔·辛哈著：《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宗教和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年，第110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责任编辑 余志川